



# 在网红桥纳凉

□董小飞 文/摄

早就听说章水镇蜜岩桥是夏天纳凉胜地，趁着台风天凉快，去实地体验了一下。

蜜岩桥长66米，桥下十余个桥墩，桥墩中间掏空，架石板连接贯通，像一列不包铁皮的火车，形成了桥下有桥的格局。远山近水是它天然的壁画，且不说炎夏时节樟溪河带来的凉意，光是坐在桥洞里，也能“望水消暑”。

我们去晚了，那些被桥墩隔出来的孔洞，此时已成了别人的领地。有的二三家占一个，有的就四五家拼一个。他们正在忙着开饭。大多数人带的都是熟食，支起折叠桌椅，把一只只密封便当里盛放的凉拌鸡爪、盐水毛豆、酱牛肉等一一打开，大家围桌而坐。开了保温袋里的冰镇啤酒，几杯下肚，他们天南地北，胡侃海吹，一些平时收敛着的话语都跟着啤酒的气泡豪放地外溢。还有人端着瓦斯罐和小炒锅，挑一个角落颠锅翻炒，油盐酱醋、葱姜蒜末一样不少，小小的炒锅里满盛着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……

美味的烧烤更是令人垂涎，扁长的烤架临河而立，牛肉串、羊肉串、鸡翅、里脊肉、韭菜等在炭火的炙烤下被不断翻滚着收缩，随着滋滋啦啦的声音，烤肉的香味在桥洞间弥漫。撒上



孜然粉、辣椒面，再来点五香粉，炭火一激，那香味霸气地直往人的鼻孔里钻。

吃饱喝足，撤了残桌。人们麻利地把桥洞从“厨房兼餐厅”变成了“客厅”。折叠桌上铺了新台布，挑一盏橘黄的小灯，摆上水果茶点，围炉煮茶。厚实的充气床垫充满气，鼓鼓囊囊地往边上一放，人躺在上面刷手机，松弛得就像在自家的卧室里。非洲手鼓的乐音从隔间传来，一群男女又吹萨克斯又跳舞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也有孩子摊开作业本，戴了耳塞，在家长的陪伴下安静地写作业……每一个桥洞都自成一个世界，桥洞之间又声色相间。

桥下的樟溪河，自是热闹非凡。这里水流平缓，最深处也不过成年人胸口高度。有人游

着游着，脚触到河床，一下就站了起来，上当般地大叫：“原来这么浅啊！”有人打电话租了皮划艇，带着孩子和狗，一路向上游而去……

拿着水枪的娃娃被扯着衣角蹲在埠沿吸水滋水，笑得天真无邪；狗子在主人的口令声中一次次跳入河中叼回拖鞋，一甩脑袋，抖落一地水珠；黛青色的远山下，一条色彩炫目的皮划艇顺流而来，像一幅移动的画。

有艇至桥洞边，孩子抬头朝上叫了一声：“爷爷奶奶！”上面等着的老人赶忙把水果零食递下去。完成补给的一家三口，又一路欢笑着往下游而去……一公里外的朱汤，又是一个宝藏玩水地！真的，这桥洞里纳凉的快乐，不是躲在空调房里的人能体会的！



## 风里的思念

□陆萍萍

空调的凉风漫过胳膊、发梢时，总像罩了一层轻薄的纱。

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老妈，又聊起了大舅：“要是你大舅在，定会把这空调改得更听话，让风带着笑。”在她心里，如今这液晶屏上的画面再鲜活，也赶不上当年挤在大舅家看又小又糊的黑白电视——纸风扇的沙声混着满屋子的笑，连荧屏上的雪花点都带着暖意。

大舅是老妈的大哥，打小就是街坊邻里口中的“乖小歪”。

他只念了三年小学，却在生产队当了四年“小先生”，教社员认字算账时，粗粝的手指在泥地上划拉，写得比毛笔字还规整。妈妈总说，小时候，兄妹几个理发从没花过钱，都是大舅剃的。他常去村口理发店帮忙，磨剃刀、修转椅，给理发镜加装小灯板。店家感念他的巧思，主动把工具借给他。

大舅的双手像藏着双看不见的眼睛。他自学做衣服，外公的中山装领口笔挺、袖口利落；兄弟姐妹们的补丁衣裤，针脚细如绣娘绣的，补丁剪得方方正正，偶尔还会有小鸭子或小红花形状，补过比新衣裳还好看。在木材厂上班时，他眼睛一扫便知哪根木料能做房梁、哪根适合雕花纹。机器坏了，别人急得团团转，他蹲在机器旁琢磨半天，拿起扳手拧几下，滴两滴机油，机器立马又“轰隆隆”转起来，比原先还精神。他总对徒弟说：“脑子不用会生锈，手不动会废的。”

那年夏天热得邪乎，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，连知了都懒得叫。大舅蹲在门槛上，盯着墙角的硬纸板瞧了半天，突然一拍大腿：“做个大风扇！”他用米浆糊把硬纸板层层粘牢，叠得比鞋底还厚实，边缘剪出波

浪纹，说这样风能“拐个弯”，吹得匀净。更妙的是扇面上画了个“乖乖虎”：寥寥几笔，吊睛白额的老虎活灵活现，尾巴卷得像糖葫芦，眼睛圆滚滚的，添了几分憨气。

大风扇挂在吃饭间的横梁上，顶端穿进浸过桐油的麻绳，一头系于横木，另一头垂到桌边。夏日晚餐时，大舅右手端酒杯，左手一拉一松，扇面缓缓撑开，波浪边儿彼此磕碰，沙沙轻响里，风像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，带着阴凉在家人头顶溜转。松绳时，硬纸板带着惯性上卷，被麻绳牵住留道细缝，风从缝里挤出来，绕着电灯转圈圈，把灯光逗得忽明忽暗，仿佛能看到那老虎尾巴在晃荡。那风里带着他指尖的温度，不燥不烈，把饭菜香和笑声都揉得软软的。

那纸风扇也成了我隔三岔五去大舅家的由头。刚踏进门，“乖乖虎”的风先迎上来，带着混有纸板与饭菜味的一股清凉。大舅总笑着问：“想着这风扇，还是惦记着这里好吃的？”说着塞来一粒浸过烈酒的杨梅，甜香与醇厚酒香在唇齿间交织，混着凉风在鼻尖绕道。

大舅家总有新鲜玩意：自制沙发用碎海绵填得鼓鼓囊囊，坐上去像掉进棉花堆；五斗柜上的木盒子蒙着薄玻璃——那是他攒零件装的黑白电视机。每到晚上，左邻右舍都来看，屋里坐不下，就扒在窗台、站在门外，荧屏上的人影在每个人眼里跳动……这情形，连风扇吹出的风都带着一种欢喜氛围。

后来，电风扇、空调成了夏天的标配，大舅的纸风扇拆了，那硬纸板进了废品站，只有“乖乖虎”留在了我的回忆里。每次吹空调，总想起大舅拉绳的手，那风里藏着他的智慧，更藏着家人围坐吃饭的浓浓亲情和烟火气息。

### ●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之④

## 宁波篮球的前世今生

□李佳明

“浙BA”战火燃起，宁波篮球激情澎湃。但你知道这座奥运五金之城与篮球的深厚渊源吗？故事要从中国奥运第一哨说起。

1936年柏林奥运会首届篮球赛，一个中国人在篮球场中圈将球抛起，这位历史性开球裁判正是祖籍宁波江北庄桥的舒鸿。作为篮球发明者奈史密斯的高徒，他不仅吹响了篮球决赛第一哨，更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裁判。

差不多同一时间，钱澄海在当时的宁波鄞县出生，谁也没想到这位宁波小歪（宁波话，男孩子的意思）日后会成为中国篮坛教父。1959年，钱澄海带队战胜了世界排名前三、前四的球队，震惊篮坛，贺龙元帅亲自为他颁发全国体育标兵奖。在他担任16年国家队主帅期间，为中国男篮狂揽7座亚洲冠军。为此，中国篮协将CBA最佳教练奖杯命名为澄海杯以此纪念这位传奇人物。

宁波更是中国篮球传奇——八一男篮的第二故乡。八一男篮自1998年落户宁波，雅戈尔体育馆见证了他们主场65连胜的史诗纪录。王治郅等一代代名将在此退役，把青春和荣耀留给了宁波。

从舒鸿的奥运第一哨，到钱澄海的篮球教父之路，再到八一队的峥嵘岁月，篮球梦，从未在宁波熄灭！如今，宁波智造赴战篮球赛场“浙BA”宁波赛区，更是让这座冠军之城的篮球血脉薪火相传，续写新的荣耀篇章！



扫码看视频